

“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专论

从构成要素看新质战斗力建设

■刘曙光

引言

战斗力的基本构成要素是人、武器装备以及人与武器装备的结合。战斗力建设是通过促进战斗力构成要素协调发展和有效集成,从而实现战斗力水平整体提升的实践活动。与传统战斗力相比,新质战斗力的基本要素结构并没有发生变化,其“新”在于诸要素本身的发展变化。加强新质战斗力建设,需要从解析构成要素入手,分要素梳理发展重点,瞄准关键环节精准发力。

夯实“新”基础——推进新质武器装备体系化建设

武器装备是战斗力最基本的要素。新质战斗力的生成源于科技发展,而直接动因则是新质武器装备的产生。新兴科技作用于社会生产意味着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新质生产力运用于军事领域则首先反映为新质武器装备的产生。加强新质战斗力建设,基础在于新质武器装备的体系化发展。

抢占先机,探索性推进新领域武器装备建设。战争形态演变的标志性特征之一是作战领域的拓展,早一步在新兴领域形成能力,就会早一步占据未来战争的定义权和主导权。当前,战争正在持续向新空间、新领域拓展,深海、深空、极地、虚拟空间、信息空间、数字空间等不同领域,均可能成为未来战争的新战场。尽管有关新领域对抗的理论已在萌生发展,但先进的理念和发达的技术,只有通过战场上的武器装备发挥作用才能真正产生影响,没有装备支撑的新质战斗力建设只能停留在概念探索阶段。加强新领域武器装备开发,形成新质战斗力,是面向未来抢占先机的必然之举。

顺应潮流,规模化推进新技术赋能装备升级。当前,战争形态加速向信息化智能化方向演进。推进新质战斗力建设,应紧扣技术升级迭代这个着力点,把人工智能、云计算、量子技术等新兴“技术群”作为增长点,通过创新关键技术、前沿引领技术、颠覆性技术带动战斗力生成突破。新兴技术应用于军事领域,并不全是“发明创造”新型装备,亦指通过技术赋能促进原有装备升级,从而实现装备体系的“脱胎换骨”。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加速推进,以新技术赋能推动武器装备升

级,是加强新质战斗力建设的顺势之举。

占据主动,构建异质融合的装备建设新体系。一方面,新质战斗力应是能够应对更多领域挑战、满足更多运用需求的体系能力,其“新质”体现为能力拓展之“新”、向下兼容之“新”,而不是仅在某一方面领先、优于“高”“精”而疏于常规之“新”。另一方面,战争实践是复杂多变的,既有新质对抗、又有常规对决,胜负取决于双方高、中、低端能力的合理组合,这种能力要求直接体现在装备体系构建的合理性上。因此,从现实备战角度推进新质战斗力建设,更需重视武器装备体系的“新”“老”搭配,求能力集成之“新质”而非一枝独秀之“新颖”。

突破“新”关键——提升军事人员新质能力运用素养

“人”是战斗力构成的决定性要素,战斗力建设的基础在物,关键则在人。解放和发展新质战斗力,前提是新质技术以装备成果的形式进入军事领域,关键则在于军事人员能动地、创造性地运用它。

以装备性能发掘为牵引,提升军事人员的新质能力认知素养。新的武器装备出现,不仅仅意味着新的性能产生或旧的性能改进,也意味着新的制胜机理蕴藏其中,需要被正确认知和运用。一战后,德军和法军同样看到了坦克强大的攻击力、防御力、机动性等优势,但由于对这一“新质”能力认知的不同,一方用之汇聚生成了机械化战争的钢铁洪流,一方则局限于步兵的“手臂”和“铠甲”,由此导致的战争实践结果也迥然不同。因此,解放和发展新质战斗力,要义之一即聚焦新质装备性能开发,提升官兵的新

质能力认知素养,使官兵在熟悉掌握武器装备显性性能的同时,对由“新质”衍生的隐性能力甚至制胜机理进行持续挖掘,确保新质新用。以军事任务场景为牵引,提升军事人员的新质能力使用素养。认识到战斗力的“新质”并不代表能够正确运用它。战斗力只有在战争实践或预实践中多次运用,才能真正发现其“新”所在,其“质”所优。解放和发展新质战斗力,需要使新质战斗力在不同的实践场景中发挥作用,让“人”去认知它、适应它、运用它。具体而言,可以通过构建多样化的军事任务场景,让官兵在实战条件下检验新质战斗力的应用条件,提升对新质战斗力的理解和运用水平,发现新质战斗力对传统作战体系的“降维”优势,使之真正成为制胜战场的“利器”。

以战争形态发展为牵引,提升军事人员的新质能力拓展素养。“新质”具有时间相对性,今天的“新质”到了明天就有可能成为“传统”,新质战斗力建设需要军事人员具备更新、更勇敢的头脑。面对战争形态加速向信息化智能化演进,如果不能及时摆脱“传统”机械化思维的束缚,保持对信息化智能化“新质”形态的敏锐感知,就可能像二战时期的波兰一样,即使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骑兵,面对德军“装甲洪流”也难逃失败的命运。因此,在解放和发展新质战斗力的进程中,需要持续激发军事人员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跟“新”、研“新”、拓“新”、领“新”,通过跟踪研究战争形态演变、制胜机理变化,研判新质战斗力的拓展趋势,创新新质战斗力的运用理论,牵引新质战斗力建设持续迭代向前。

质能力认知素养,使官兵在熟悉掌握武器装备显性性能的同时,对由“新质”衍生的隐性能力甚至制胜机理进行持续挖掘,确保新质新用。

以军事任务场景为牵引,提升军事人员的新质能力使用素养。认识到战斗力的“新质”并不代表能够正确运用它。战斗力只有在战争实践或预实践中多次运用,才能真正发现其“新”所在,其“质”所优。解放和发展新质战斗力,需要使新质战斗力在不同的实践场景中发挥作用,让“人”去认知它、适应它、运用它。具体而言,可以通过构建多样化的军事任务场景,让官兵在实战条件下检验新质战斗力的应用条件,提升对新质战斗力的理解和运用水平,发现新质战斗力对传统作战体系的“降维”优势,使之真正成为制胜战场的“利器”。

以战争形态发展为牵引,提升军事人员的新质能力拓展素养。“新质”具有时间相对性,今天的“新质”到了明天就有可能成为“传统”,新质战斗力建设需要军事人员具备更新、更勇敢的头脑。面对战争形态加速向信息化智能化演进,如果不能及时摆脱“传统”机械化思维的束缚,保持对信息化智能化“新质”形态的敏锐感知,就可能像二战时期的波兰一样,即使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骑兵,面对德军“装甲洪流”也难逃失败的命运。因此,在解放和发展新质战斗力的进程中,需要持续激发军事人员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跟“新”、研“新”、拓“新”、领“新”,通过跟踪研究战争形态演变、制胜机理变化,研判新质战斗力的拓展趋势,创新新质战斗力的运用理论,牵引新质战斗力建设持续迭代向前。

集成“新”能力——探寻人与武器装备结合的新途径

如果说人、武器装备是战斗力构成的硬件要素,那么人与武器装备的结合即为软件要素。当“战斗力”以个体或单武器平台发挥作用时,人与武器装备结合指二者的契合程度;而当“战斗力”以团体形式发挥作用时,人与武器装备结合的含义应是指通过组织形态优化,以改变人、装组合方式而

聚焦新质战斗力

产生新的能力增值,如通过体制编制调整、编成编组变化等形成能力增值等。加强新质战斗力建设,需要针对这一要素下功夫。

新质新建,以能力生成为目标组建新质力量。在战争实践中,除核武器外,数量有限或不成体系的新质装备产生的影响是有限的。欲使新质能力在战争中发挥一定作用,则需要一定规模的、具备体系能力的新质力量存在。且“新质”即意味着这种力量的组织形态、运用机制、保障模式等是区别于传统力量的,需要一套新的机制模式来维持其运行,否则其“新质”能力很难得到充分发挥。正如成建制的装甲部队出现,才使坦克摆脱了“支援步兵”的尴尬定位。因此,加强新质战斗力建设,组建专业化的新质力量部队必不可少。

新质新用,以能力发掘为目标探寻运行机制。新质之“新”,在于能力特性之新、制胜机理之新。对新质能力的发掘既需要理论创新,也依靠实践探索。因此,生成新质战斗力,需要构建专业的专业力量实验环境,贯穿建、用、保等不同环节,探索新质力量的应用场景和组织模式,对新质力量的运用理念、运用方式、运行机制等进行验证,发现新质力量的能力特性和能力短板,为成体系建设和运用新质力量打下坚实基础。

异质相融,以能力贡献为目标创新赋能范式。新质战斗力生成的初期并不能立刻取代传统能力,通常也不能立刻成为战争走向的决定性力量。新质战斗力的价值在于通过与传统能力融合从而产生新的非对称优势,以及通过新质赋能带动整体能力体系的“质变”发展。因此,解放和发展新质战斗力,既要在提高“新质”力量的建用效能上下功夫,也要在促进新质能力与传统能力的融合上下功夫。近些年的局部战争实践也启示我们,“新质”不足,抑或“旧质”不固,均会造成战争实践的被动,只有“新”“旧”有效组合,方是赢得战争的最佳保证。为此,要通过客观评估新质能力的贡献度,探索新质战斗力对传统战斗力的赋能机理和赋能模式,加大对传统对抗领域的“新质植入”研究和训练力度,推进“新”“旧”力量优势互补、融合增效的组织形态创新。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政治学院)

群策集

习主席强调,“研究掌握信息化智能化战争特点规律”“把握新兴领域交叉融合发展特征,加强集成创新和综合应用,推动形成多点突破、群体迸发的生动局面”。打赢未来信息化智能化战争,应该不断创新军队政治工作,将传统优势与最新技术有机结合,与新兴领域深度融合,创新思维理念,运行模式和方法手段,加快从传统模式向信息主导、人机协同、智能决策、体系融合等信息化智能化方向转变。

紧跟技术迭代更新理念。当前,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日新月异,深刻改变着战争形态和作战方式。政治工作必须积极适应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对手之变,主动升级思维,更新观念,不断解放思想,守正创新。首先,强化信息强军理念。学习掌握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相关知识,探索“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模式新手段,为政治工作上插上信息化翅膀。其次,强化网络开放理念。要正视和满足当前“网生代”官兵网络需求,拓展网上学习、教育、娱乐等功能模块,进一步注入网络因子,增添活力动力。再次,强化数据驱动理念。强化基于信息网络和大数据的系统思维、关联思维、用户思维和前瞻思维,建立大数据政工模式,快速完成情况分析、方案优化、辅助决策,着力提升政治工作质效。最后,强化人机融合理念。无论在信息查询、舆情分析等新数据利用层面,还是在方案生成、指令传达等作战指挥环节,都应该重视人机交互、人机混合手段,推动政治工作全要素全过程嵌入作战环节。

把握技术创新特征规律。信息化智能化技术带来政治工作手段发生颠覆性变革,要切实掌握并通晓其内在机理、方式特征,更好地推动政治工作实时感知、智能分析、柔性渗透、渐进提升。一是政工资源数字化。突出数据化、数模型应用,以数据和算法为支撑,以网络集成、分割、加工和利用推动“生命线”融入“数据链”。二是信息推送精准化。充分发挥数据挖掘、知识发现等技术优势,分析官兵的个性化信息需求,定点精准推送个性化的政治工作信息资源。三是分析决策智能化。以“信息提取—效果评估—策略优化”为主轴,通过预设模型、智能算法以及超强运算能力,在追踪数据轨迹、自助数据分析中变“经验决策”为“智能决策”。四是平台载体多样化。传统政治工作载体衍生出以网络为平台的政治工作新载体,类似各种新媒体平台、网络客户端甚至智能机器人等,为政治工作创新发展拓宽了新渠道。这些特征规律,都需要结合具体实践认识和把握,不断更新手段策略,推动政治工作创新发展、换挡升级。

厚实技术运用体系支撑。为政治工作注入信息化智能化因子,不是信息化智能化技术和政治工作的简单叠加,需要立足多维发展、汇聚多方力量、朝着多域推进,才能实现深度融合、丰富发展。首先,构建配套制度保障。要不断健全反映建设要求、体现发展趋势、切合军队实际的政治工作信息化智能化政策法规和实施细则,完善政治工作信息资源和信息系统建设管理办法、安全保密规则等法规制度。其次,打造高效互通网络。借助新一代信息技术大带宽、低时延特征,优化提升信息主干网络结构和联通效率,整合政工网络资源,消除信息孤岛和信息鸿沟。研发集理论学习、心理服务等功能于一体的信息系统,以及兼容性、实用性强的软件工具,建立纵向到单兵、横向可对接的政治工作信息化格局。探索“政工大数+官兵”等新模式,加大官兵踊跃使用信息化设备和手段参与政治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再次,培塑专业人才队伍。充分利用军地各种资源,构建军内培养与地方培训相结合、基础教育与继续教育相衔接的育人格局。发挥好院校培养主渠道作用,加大政工专业学历教育科技素养培养,鼓励技术干部和政工干部交叉培养,走开机关、科研单位和院校政工人才交流任职渠道,在智能系统开发、数据资源整合等重大项目实践中,锻造多能跨越复合型人才。

(作者单位:中部战区空军)

推动政治工作向智慧化发展

■康怀海

寻找战场的“甜点位”

■孟瑞琦

挑灯看剑

在篮球运动中,有一个专业名词叫“甜点位”,指的是球员各自擅长的得分区域。优秀的球员善于利用自己的“甜点位”突破对手防线,获得稳定得分;瞄准对手的“甜点位”进行限制,实施高效防守。对作战领域而言,“甜点位”原理同样具有借鉴意义。

在作战时,“甜点位”代表了己方作战力量体系的优势,体现为在力量对比、作战部署、行动能力、战术战法等方面优于对手。作战是体系与体系的对抗,是敌我双方作战体系的综合较量,各方面要素的强和弱、优与劣都是相对的。如果作战过程中能充分运用自身“甜点位”,同时钳制瓦解对手的“甜点位”,那么双方的优劣态势就可能被逆转。抗日战争时期的神头岭战斗,我军虽在武器装备上存在劣势,但对作战地区地形情况等的掌握远优于日军,担负作战任务的八路军386旅采取“前轻后重、三面夹击”的兵力部署,利用复杂地形限制日军的行动能力,使得日军相对优势被削弱,最终取得重大胜利。

当前,作战方式在变,但“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胜战招法没有变。通过深入研究敌我双方的“甜点位”所在,对战场态势特别是敌我双方实力保持清醒认知,系统分析、综合考量对

手作战体系各要素之间相互制约的关系,就能根据双方的“甜点位”所在,制定最优战略战术,并通过局部聚优以获得制胜强敌的非对称优势,夺取战场主动权。

常言道,兵无常势,水无常形。随着作战方式的变化,作战对手的“甜点位”也会发生位移。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时刻研究对手,增强敌我认知、准确找到其“甜点位”,同时还需注重体系动态性,实时调整并灵活运用技术手段、战场环境等实施“以能击不能”。要善于根据战场态势、敌情我情、作战进程的变化,采取针对性措施,破坏、扰乱对手对战场态势的认知,把最大的不确定性留给对手,从而牢牢占据战场优势。

战争实践表明,善战者,不仅能在与对手的对抗中“以己之长击敌之短”,还能够“以己之长克敌之长”。战争中,唯一不变的是“永远在变”,只有不断丰富和拓展己方“甜点位”,才能确保在被动形势下依然可以从容应对。如果仅仅依赖几处既有的“甜点位”进行作战,一旦被对手识破意图并采取针对性措施,战场上就可能受制于人,己方原有的“甜点位”就可能转化为不利甚至危险的“劣势位”。只有以更深刻的认识理解敌我形势,以更宽广的视野搞好作战谋划,积极练强敌敌所恃、破彼之强的“甜点位”,才能抢占优势、掌握主动,实现作战效果的最大化。

谨防作战概念开发“变形走样”

■刘国军 余志锋 陶玉霖

观点争鸣

近年来,作战概念开发越来越受到重视,一些创新性的作战概念一经推出就成为军事领域关注的热点。但应该看到,作战概念开发作为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加强体系化布局、系统设计、规范化指导,防止出现炒作战概念、认识偏差、落地不实、配套不够等问题。

切忌盲目炒概念。开发作战概念,不能为了博取关注而盲目跟风炒作,需要谨防新瓶装旧酒、照葫芦画瓢、一味博眼球等问题。首先,防止新瓶装旧酒。作战概念是对未来战争的前瞻性设计,具有前瞻性的特质。所提出的作战问题解决方案,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新的作战样式,具有创新性的要求。开发作战概念,必须注重作战概念本质内涵的创新,切不可片面追求作战概念名称上的新意和形式上的变化,或是将原有作战理论简单改头换面,新瓶装旧酒。其次,防止照葫芦画瓢。开发作战概念,符合自身实际至关重要,解决实际作战问题最为关键。倘若脱离自身实际跟风炒作,将别的作战概念重新包装,贴上新标签,只会适得其反。再次,防止一味博眼球。作战概念的名称是科学性和艺术性的最好体现,其命名固然重

要,但不可人为割裂作战概念开发与战斗力生成规律之间的内在关联,搞博取眼球的推陈出新,过度追求作战概念名称的“高大上”。要知道,检验评估作战概念的关键,不是概念名称顺不顺耳,而是解决实际作战问题管不管用。

认识不能有偏差。作战概念作为一个新生事物,首先要推动对其达成普遍共识。从某种程度上讲,作战概念开发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深化理解、逐步达成共识,最终合力推动的过程。倘若认识不到位,把作战概念开发看作是一般研究、理解为完成任务、混同于战法创新,就容易滋生开发乱象。为此,首先不能将其看作是一般研究。从本质上讲,作战概念开发属于作战理论研究范畴。但应该看到,作战概念是作战思想的凝练和升华,开发作战概念的要旨在于瞄准制衡对手,解决实际作战问题,引领装备技术创新和驱动作战方式变革,其不同于一般意义的作战理论研究,而应该是作战理论创新的切入点和突破口,切忌把作战概念开发看低了、看小了。其次,不能将其理解为完成任务。作战概念开发以战争实践和作战需求为源泉和动力,鼓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切不可步入“指令性”“任务式”开发的误区,否则将直接影响作战概念开发的质效。再次,不能将其混同于战法创新。作战概念是在特

定时空条件下,基于现在和未来作战力量的发展,针对某一类作战问题给出的理论解决方案。法法是基于现有作战力量组织和实施作战行动的方法。两者在本质内涵、功能作用、实现途径上,有着明显区别。实践中,不能将平时的战法创新与作战概念开发相混淆,导致要素内容相似雷同。

避免空转不落地。作战概念开发,不仅仅在于把未来打什么仗、怎么打仗等问题想明白、设计好,提出科学准确的军事需求。更重要的是,要能够使作战概念落地,实现作战与建设的精准对接,发挥好作战概念对军队建设的引领作用。首先,重视系统解析阐释。作战概念往往蕴含着先进的作战理念和特有的制胜机理。作战概念开发的过程也是一个思维观念不断更新、实践自觉逐渐加强的过程。要想把作战概念由蓝图变为现实,需加强解析阐释,使官兵熟悉作战概念的本质内涵、目标定位和实现路径,清楚新概念和已有概念之间的关系,防止产生理解上的偏差,影响作战概念开发进展及成效。其次,做好支撑研发。武器装备是战争的物质基础,脱离武器装备支撑的作战概念不具备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开发作战概念,不仅要提出相应的作战能力需求,更要有针对性有计划地抓好武器装备技术研发,进而构建起适应作战概念的作战体系。再次,强化实兵验

证。作战概念落地的唯一途径是战争实践,平时的联合实兵演训最接近战争实践。作战概念能否成立,需要拿到带有实战背景的练兵场去评估验证,既要在前期抓相关理论研究,还要重视后期实兵验证,真正形成“概念—实练—评估—概念”的开发闭环。

加强统管应到位。作战概念开发涉及面广,头绪较多,需要加强统管来“穿针引线”,科学设计一张作战概念体系架构视图,规范一整套开发流程和方法,形成一系列配套保障方案和制度机制。首先,加强顶层设计。开发作战概念,应该充分认识到作战概念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核心作战概念处于最顶层。同时要坚持以核心作战概念为统领,结合战备行动、重大演训加强总体性布局、体系化设计,防止出现随意开发的现象。其次,规范工作流程。规范的工作流程是高效推进作战概念开发的重要保证。开发作战概念,应遵循问题导向抓需求分析、目标导向抓概念设计、结果导向抓检验评估的思路,规范出台适合自身实际的开发流程和方法,并加强全流程全方位监管。再次,完善配套保障。作战概念开发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统筹利用内外资源,深化协作联动,建立联合开发、审查审批、容错纠错等长效机制,稳步推动各方积极参与,共同求解。